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三十九回 張天師連迷妖術 王神姑誤掛數珠

詩曰： 三賢異七聖，青眼慕青蓮。

乞飯從香積，裁衣學水田。

上人飛錫杖，檀越施金錢。

跌坐簷前日，焚香竹下煙。

寒空法雲地，秋色淨居天。

身逐因緣法，心過次第禪。

妖魔空費力，慧目界三千。

卻說國師說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取出來你看便見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取來便見？」國師叫過非幻禪師，取出鉢盂，討些無根的水來。即時開水到，國師把個指甲兒盛了一指甲兒水，照著那七□二個王神姑彈了一彈。只見七□二個王神姑撲地裡一聲響，撲地裡化作滿天飛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摹不是國師還有些興道滅僧的舊氣，故意兒斷送了我的功勞。」國師早已就知其情，又把一指甲水，照著天上飛的一彈。只見輕輕的飛將下來，漫頭撲面，卻就是那七□二個王神姑。二位元帥吩咐旗牌官起來一看，只見都是些甲馬替身。二位元帥心下才明白，只有天師心下□分不准信，橫眉直跟填胸怒，目瞪癡呆不作聲。國師道：「天師，你不准信，即刻子那妖婦又要過來討戰。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番將王神姑又來討戰。」元帥道：「這等一個婦人，千變萬化，就費了這許多的氣力，下西洋的怎麼是了！」國師道：「元帥寬心，此婦不足為慮。」眾將官心裡不服，都說道：「這和尚又來說個空頭大話。只好天師有許大的法力，只好天師天將有許大的神通，尚然拿他不住，怎麼說得個不足為慮。」元帥道：「天師費了這許多心事，又成一空。須得國師設一妙計，不知國師肯麼？」國師道：「要擒西洋女將，除非還是張天師去得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請下了這許多天神天將，尚然擒他不住，怎麼貧道又去得？」國師道：「天師不必多謙，貧僧相贈一件寶貝，就可擒拿得他。」天師道：「既蒙國師見教，貧道何敢推辭，明日情願出馬。」國師道：「天師，你明日出陣，也不消大小官兵，也不消旗幡執事，也不消令牌、草龍，只用貧僧相贈的寶貝，手到擒來，如探囊取物。」天師心上大喜，暗想道：「佛力廣無邊，一定有個妙用在那裡。」說道：「弟子既承尊教，今日先請出寶貝來罷。」國師道：「我就交付與你。」口便說道：「我就交付與你。」手卻不慌不忙，慢騰騰地到那左邊偏衫袖上，取過那一掛念珠來，數一數，只有一百單八顆。原日海龍王送來之時，卻有三百六□顆，佛門中止用一百單八，故此只有一百單八顆。舉起來遞與天師。天師接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和尚有好些不足之處。既是許下我一件寶貝擒取妖婦，怎麼又只與我一掛數珠兒？終不然對著那個妖婦去念佛也！」沒奈何，只得直言相告，說道：「國師見賜這掛數珠，還是何處所用？國師道：「這就是擒拿王神姑的寶貝兒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個寶貝只有恁長，只有恁大，怎麼拿得王神姑潑婦住哩！」國師微微的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你真是個癡人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不必猶疑。」三寶老爺又說道：「天師只管放心，國師自有個妙用。」彼此分別。

只是天師回到玉皇閣，費了好一番尋思。怎麼費了好一番尋思，欲待仍舊的帶了官兵執事，帶了符水草龍，卻又違拗了國師體面，不好看相。欲待果真的不帶官兵執事，不帶了符水草龍，卻又恐怕有些差錯，於自家身上不安詳。尋思了半夜，看看天色已明，王神姑又來討戰。天師只得遵依國師的指教，一人一騎，單刀出馬。臨行之時，國師卻也在中軍帳上，問天師道：「貧僧與你的寶貝，帶在哪裡？」天師道：「帶在左邊臂膊上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你怎麼掛它在臂膊之上？你也承受它不起。你也難為你的子孫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拿了幾顆數珠兒，真才就當個寶貝。」沒奈何，只得上前去問一聲道：「這寶貝還是帶在哪裡才好？」國師道：「須帶在頸項上，方才消受得它起。」天師連忙取出來，帶在頸項之上。天師已然出陣，國師又叫回來，叮囑他說道：「天師此去，但見了王神姑，不可與他講話，竟自把個寶貝兒望空一撇，便就擒拿了他。」天師道：「雖是擒他，卻不合出陣之時，又叫我轉了一轉。」國師道：「轉了一轉，也只是費些周折。擒拿的事，一准無移。」天師竟行而去。

王神姑看見天師單人獨騎前來，他心上就有些犯疑，暗想道：「他每日領兵帶將，今日隻身獨自而來，想必是有個甚麼寶貝兒來拿我也。」他一心只在提防天師，不想天師卻又倒運，看見個王神姑眼睜睜的再不動手。王神姑道：「你這牛鼻子道士，又來做甚麼？敢是自送其死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我今番特來擒你的真身。再若饒你，誓不回兵！」王神姑心裡一想：「此人若沒寶貝，焉敢說此大話。自古道：『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』」好個王神姑，把個雙飛日月刀虛晃了一晃，竟撥轉馬就走。天師卻才想起來，說道：「國師吩咐我不可與他講話，不想我慣了這張嘴，多講了幾句話，把個王神姑驚走了。這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趕他下去。」王神姑看見天師趕下陣來，你看他不慌不忙，口裡念了幾聲，把個指頭兒照著地上指了一指。指一指不至緊，那塊地上就變成了三丈四尺闊的一條大澗，他自家的馬一躍而過。天師大怒，罵說道：「潑賤婢，偏你的馬就是馬，難道我騎的就是驢兒！」把個青鬃馬猛地裡加一鞭，實指望小秦王三跳澗。哪曉得是個觸藩羝羊，進退兩難，連人連馬，都失在澗底下去了。那條澗卻好又是個淤成的稀爛渾泥，那個馬陷得住住的，方才揚起蹄來，後面兩個蹄子又陷下去了；方才跳起後蹄來，前面兩個蹄子又陷下去了。天師大驚，說道：「此事怎麼是好？陷在這裡不至緊，倘撞遇著那個妖婢一箭射來，吾命也難保。」正然吃驚，猛聽得劃喇喇一聲響，原來又不是條澗，卻又是天連水，水連天，一望汪洋，茫然萬頃。天師愈加吃驚，心裡想道：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明明的陷在一條溝澗之中，卻又落在海裡，想應是個海笑麼？」天師細看了一番，水面雖是寬闊，卻也不深。不深不至緊，左傍卻還有些邊岸。天師跨下馬來，牽著馬沿岸而走。走一步，報怨一聲，說道：「都是這個和尚害了我也。若有個令牌、符水，卻不遣下個天將，也得救助於我。」走兩步，報怨兩聲，說道：「這都是這個和尚害了我也。若有個草龍，卻不騎上天去，這如今到了好處。」一面走，一面報怨。正行之際，遠遠的望見一座高山，心裡想道：「巴著一個山，權且躲一會，再作道理。」及至去到那個山身邊，原來是個一刀削成的山，四壁陡絕，饒你要上去，沒有個路徑。天師站了一會，只見山頂上有一個樵夫，一手一條尖擔，一手一把鐮刀，口裡高歌自得。歌說道：

巧厭多忙拙厭閒，善嫌懦弱惡嫌頑。

富遭嫉妒貧遭辱，勤曰貪婪儉曰慳。

觸目不分皆笑蠢，見機而作又言奸。

不知那件投人好，自古為人處世難。

天師聽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原來是個避世君子，歌這一首歎世情的詩兒，盡有些意思。這莫非是我命不該絕，就有這等一個救命王菩薩來也。」天師高叫道：「山上走的君子救人哩！山上走的君子救人哩！」那人只做個不聽見的，一面口裡歌，一面腳下走。天師又想道：「放過了這個，前面怎麼又能夠有個人來搭救於我？」盡著氣力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山上君子救人哩！」只見那樵夫聽見了，連忙的放了尖擔，歇下鐮刀，弓著背，低著頭，望下面瞧一瞧，問說道：「那海裡走的是甚麼人？」天師道：「吾乃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的便是。」那樵夫又問道：「你可是下西洋取寶的張天師麼？」天師道：「不敢，便是。請問君子，今日為何海水連天？」那樵夫道：「天師，你還不得知，今日是個海笑之日。」天師道：「海笑不至緊，我大明國的寶船也不見在那裡。」那樵夫道：「你這行道士好癡哩！你把個海笑只當耍子。今日海笑，連我的爪窪國一國的城池，一國的百姓，俱已沉沒於海，何況你那幾隻寶船。」天師聽了一憂，又還一喜。何為一憂？眼見的這高山不能上去，救此殘生，這不是一憂？何為又還一喜？若在寶船之節，此時俱為海中之魚鱉，這卻不又是一喜？卻又高叫道：「君子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救我上山，

恩當重報！」樵夫道：「這個山大約有四□多丈高，四面壁陡，絕無路可尋，怎麼能夠救你上來？」天師又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君子，你那尖擔上是甚麼東西？」樵夫道：「尖擔上都是些葛藤。」天師道：「沒奈何，你把那葛藤接起來，救我上山罷！救我上山，決不忘恩負義。」

那樵夫倒也有些意思，連忙取出葛藤，細細的接起頭來，一丈一丈，放了三□九丈八尺五寸，止差得一尺五寸多長，卻接不著個天師。天師道：「君子，你放下尺來多長，就接著我了。」樵夫道：「你這行道士不知世事，我手裡只有一尺多長，都要放將下來與你，我卻不是個兩手摸空？我兩手摸空還不至緊，卻反不送了你的性命？」天師道：「救人要緊，快不要說出這等一個不利市的話來。」樵夫看了一會，反問天師道：「你腰裡繫的是個甚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我繫的是一條黃絲線兒。」樵夫道：「你把那個線兒解下來，接著在葛藤上，卻不就夠了？」天師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連忙的把自己的線兒解將下來，接在樵夫的葛藤上。接上見接，一連打了四五個死結。這也不是接樵夫的葛藤，這正叫做是接自家的救命索哩！那樵夫問道：「接的可曾完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接完了。」那樵夫道：「我今番拽你上山來，你把個眼兒閉了吧，卻不要害怕哩！」天師道：「我性命要緊，怎麼說個害怕哩？只望你快拽就足矣！」

那樵夫初然問連拽幾拽，一丈□丈，盡著氣力拽了二□餘丈，到了半中間，齊骨拙住了不動手，把個天師掛著在半山中間，不上不下。天師道：「君子，相煩你高抬貴手，再拽上一番。」樵夫道：「我肚子裡餓了，扯拽不來。」天師道：「半途而廢，可惜了前功！」樵夫道：「啐！為人在天地之間，三父八母，有個同居繼父，有個不同居繼父。我和你邂逅相逢，你認得我甚麼前公？還喜得不曾拽上你來，若還拽你上山之時，你跑到我家裡，認起我的房下做個後母。一個前公，一個後母，我夫婦二個卻不都被你冒認得去了罷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這個樵夫明明的把個話語來相左。」沒奈何只得賠個小心，說道：「君子，你見差了！我前面的功程俱廢了，不是前公、後母的前公。」樵夫道：「你這個道士，原來肚裡讀得有書哩！」天師道：「三教同流，豈有個不讀書的。」那樵夫道：「你既讀書，我這裡考你一考。」天師道：「但憑你說來。」那樵夫道：「也隻眼前光景而已。你就把你掛在藤上，打一個古人名來。」天師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是我一時想不起來，望君子指教一番罷。」那樵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等一個斯文之家，掛在藤上，卻不是個古人名，叫做滕文公。」天師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那樵夫道：「我還有一句書來考你一考。」天師道：「君子，你索性拽我上山去再考罷。」樵夫道：「但考得好，我就拽你上山來。」天師道：「既如此，就願聞。」樵夫道：「且慢考你書，我先把個棗兒你吃著，你張開口來，待我丟下來與你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王質觀棋，也只是一個棗兒。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我今日不幸中之幸，也未可知。」連忙的張開個大嘴來。那樵夫把個棗兒一丟，丟下來可的中著天師的嘴。天師把個嘴兒答一答，原來是個爛臭的混泥團兒，連忙的低著頭，張開嘴，望下一吐。把個樵夫在山上笑一個不止，說道：「你這行道士，你既讀書，這就是兩句書，你可猜得著麼？」天師心上二□分不快，說道：「哪裡有這等兩句臭書。」樵夫又笑一笑道：「你方才張開嘴來接我的棗子，是個『滕文公張嘴上』。你方才張開嘴來望下去吐，是個『滕文公張嘴下』。這卻不是兩句書。」天師道：「既承尊教，你索性拽我上山去罷！」那樵夫道：「你兩番猜不著我的書謎兒，我不拽你上山來了。」天師道：「救人須救徹，殺人須見血。怎麼這等樣兒？」那樵夫道：「寧可折本，不可餓損。我且家去吃了飯來，再拽你罷。」那樵夫說了這幾句話，揚長去了。

天師又叫了幾聲，樵夫只是一個不理。天師說道：「倒被這個樵夫閃得我在半山腰裡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」抬起頭來望著上面，只見陡絕的高山，又不得上去。低著頭來望下面，只海面上的潮頭約有四五丈高，風狂浪大，又不敢下來。一旦解下了藤，離地有二□多丈之遠，跌將下去，卻不跌壞了，怎麼是好？低著頭再看了一會，只見那匹青鬃馬，已自淹死了在水裡，滿口都是些白沫，四隻腳仰著，朝天滾在浪裡，一浪掀將過來，一浪掀將過去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雖說是那樵夫坑我，卻又得樵夫救我。不然，此時我和青鬃馬一般相似了。」沒奈何，只得掛著在藤上。正然掛得沒奈何，只見五萬的土黃蜂一陣來，一陣去，你來一針，我去一針。天師道：「這正是黃蜂尾上針。巨耐這小蟲兒也如此無禮。」一隻手拽著藤，一隻手撲上撲下。幸喜得一陣大風，烏天黑地而來，把些黃蜂一過兒吹將去了。黃蜂便吹了不至緊，又把個天師吹得就是個打鞦韆的一般。這邊晃到那邊去，那邊晃到這邊來。正叫做：

顛狂柳絮隨風舞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

風過後才平穩些，恰好的藤上又走下兩個小老鼠兒來，一個白白如雪，一個黑黑如鐵。白的藤上磨一磨牙，黑的藤上刮一刮齒。天師罵聲道：「你敢咬斷了我的藤，我明日遣下天神將來，把你這些畜類，打做一鍋兒熬了你。」只見那兩隻小老鼠恰像省得人講話的，你也咬一口，我也咬一口，把個葛藤二股中咬斷了一股。天師道：「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行船又被打頭風。我已自不幸掛在藤上，誰想這個鼠耗又來相侵。我尋思起來，與其咬斷了藤跌將下去，莫若自己解開紮繼跳將下去，還有個分曉。」轉過頭來照下一看，天師心裡連聲叫苦也，連聲叫苦也。怎麼連聲叫苦？原來山腳下水面上有三條大龍，一齊張開口來，一齊的毒氣奔煙而出。兩旁又有四條大蛇，也是一齊張開口來，也是一齊的毒氣奔煙而出。把個天師心裡只是叫苦，卻又無如之奈何，只得自寬自解，吟詩一律。詩曰：

藤摧墮海命難逃，蛇鼠龍攻手要牢。

自己彌陀期早悟，三途苦趣莫教遭。

肥甘酒肉砒中蜜，恩愛夫妻笑裡刀。

奉勸世人須猛省，毋令今日又明朝。

看看的日已平西，天師道：「這樵夫多應是不來了，要我弔在這裡，怎麼有個結果？」正在愁苦處，只聽得鑾鈴馬響，鼙皮鼓敲，天師道：「今番卻有個過路的君子來也。既有馬聲，想必是個慈悲方寸，我的解手卻在這一番了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聽見馬蹄響處，有個人聲問道：「山上吊的是甚麼人？」天師仔細聽來，卻是王神姑的聲口，心裡想道：「我先前騎了青鬃馬，跨了七星刀，尚然被他耍了。何況如今弔在藤上，豈能奈何於他？吾命休矣！不如閉著雙眼，憑他怎麼處罷了。」王神姑又問道：「山上吊的是個甚麼人？」天師也只當一個不聽見。王神姑又說道：「弔的甚麼人？你說個來歷，我且救你上山來。」天師也只當一個不聽見。王神姑又說道：「你再不開言，我把這條葛藤割斷哩！」天師也只當一個不聽見。王神姑把個雙飛日月刀放在藤上磨一磨，說道：「我今番割斷哩！」天師也只當一個不聽見。王神姑果真的把個葛藤割了幾刀，大約三股中去了兩股半，那個藤弔得咕咕響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割斷了藤，不過只是一個死。他雖有些妖術，不過一個女流之輩。我雖暫時困屈，到底是個堂堂六尺，歷代天師，豈可折節於他。」正叫做跌死事極小，失節事極大。緊緊的閉了雙眼，也只當一個不聽見。

王神姑看見天師左不聽，右不聽，無計可施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天師名下無虛，至死不變。強哉！矯哉！我豈敢加害於他。不免現出了這一段機關，看他何如，再做後段。」口裡念念叨叨，念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這弔著的人，我本待救你上山來，你再也不開口。我如今去了，看你幾時上山來。」說一聲去，只聽得鑾鈴馬兒漸漸的響得遠，鼙皮鼓兒漸漸的敲得輕。天師原來本是閉了眼的，聽知他去了，把個眼皮睜開來。原來一天兇險皆成夢，萬斛憂愁總屬虛。哪裡有個山，哪裡有個海，哪裡有個藤，只是自己一條黃絲線兒，自己弔在一棵槐樹上。天師心上好惱又好笑，說道：「怎麼就胡說了這一場？我自己便罷，怎麼青鬃馬也會胡說？明明白白的淹在水裡。」只見起眼一瞧，青鬃馬自由自在在荒草坡前。天師連忙的解下藤來，牽過馬來，飛身上馬，竟奔寶船而歸。

正行之際，早有一個人一騎馬，一口飛刀攔住馬頭，高叫道：「哪裡走？你這牛鼻子，早早下馬投降，免受刀兵之苦！」天師起頭一瞧，只見是個王神姑。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潑賤奴，你奈何得我夠了。這如今我和你狹路上相逢，不你便我。」把青鬃馬一夾，把七星劍一擡，直取王神姑。王神姑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行牛鼻子好無禮。中生好席人難度，寧度中生不度人。我方才放了你，你如今就變臉無情。」連忙的舉刀相架，你一劍，我一刀，你一上，我一下，你一夾，我一往，兩家子

大戰了五六回。天師雖然受了一日悶氣，他那一股義勇英風，哪裡放個王神姑在心上！王神姑看見天師口分英勇，劍法又精，心裡想道：「此人道學兼全，文武俱足，不是等閒之輩，我這裡怎麼奈得他何？況兼天色已晚，不是廝戰之時，莫若再把那話兒來會他一會。」口裡念了幾聲，指頭兒照著地上一指。指了一指不至緊，那塊地上依舊的變成了三丈四尺闊的一條深澗，依舊的把個天師連人帶馬，一轂碌掀翻在深澗裡面。天師大笑了三聲。怎麼又大笑了三聲？天師說道：「我這如今是個唱曲兒的，唱到二犯江兒水了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座下青鬃馬口裡就講起話來，大叫道：「張天師，你不如趁早些下馬投降於我，我還有個好處到你。你若還說半個不字，我教你這個淤泥之中直沉到底，永世不得翻身！」天師大怒，說道：「勢敗奴欺主，時衰鬼弄人。哪裡有個馬弄人之理！」也顧不得甚麼青鬃馬，舉起七星寶劍來，照著馬頭上撲地一聲響，就是一劍。原來哪裡是馬講話，而是王神姑閃在馬頭上裝成的圈套，恰好釣這一劍掀聲王神姑的頭上。本是溝又深，天又黑，王神姑膽子又大，略不提防，可吃的就吃了一虧，左邊額角上上去了一塊大皮，血流滿面，不會開言。天師也在黑處，只說是砍了馬，及至王神姑甦醒之時，口裡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牛鼻子，教你就撈了我這一刀。」天師心裡才明白，曉得傷了王神姑，懊悔道：「何不再還他幾刀，斷送這個禍根，豈不為美。」

卻說王神姑心懷深恨，將欲下手天師，曉得天師是天上的星宿，下手不得。將欲彼此開交，這一刀的酸氣又不得出，終是要出氣的心多，狠狠說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這個牛鼻子，我也不奈你何！我且把你的巾帽衣裳剝了你的，再作道理。」天師連人帶馬，陷在淤泥之中，憑他鬼弄。果真的一掀，掀過一頂九梁巾去了。天師道：「你恁的無禮，我明日拿住你之時，碎屍萬段，剮骨熬油。我教你那時悔之晚矣！」王神姑道：「你還口硬哩！我且把你的衣服剝了去，看你何如。」果真的一掀，掀起那領雲鶴擎來。彼時已自黃昏將盡，月色微明。掀起了這件雲鶴擎來不至緊，只見天師頸膊上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王神姑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怪不得這個牛鼻子嘴硬，原來有這等一件寶貝在身上。卻一件來，他既是有這等一件寶貝，怎麼這一日再不動手於我？事有可疑，不免拿他過來，或好或歹，教他舉手無門。」好個王神姑，一面想定了，一面雙手就過來，把個天師頸脖子低下一撈，一撈撈將過去。原來是一掛數珠兒，數一數隻得一百零八顆。拿在手裡，只見數珠兒毫光紫氣，愛殺人也。王神姑心裡又想道：「這定是件寶貝，是個戰勝攻取的傢伙。待我且掛將起來，卻不落得一個贏家常在手？」他看見天師掛在頸脖子底下，他也把個數珠兒掛在頸脖子底下。哪曉那一掛數珠兒是個活的，劃喇一聲響，一個個就長得斗來大，把個王神姑壓倒在地上，七孔流血，滿口只叫道：「天師，你來救我也！」

畢竟不知這個數珠兒怎麼會長，又不知天師可曾救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